

從宦官到文人：二黃藏畫冠江南研究

王鈺晨*、潘星輝**

明憲宗朝司禮太監黃賜藏畫甚富，在南京守備任上去世後，由長侄錦衣衛官黃琳繼承。在黃賜、黃琳豐富的收藏中，以王維真跡的藝術價值尤高，黃琳亦憑此與士大夫、文人展開交遊。二黃藏品多源自內府，因緣際會現身江南，成為貴族的、院體的、注重寫實的繪畫作品的大規模展出。二黃藏品在江南的顯晦、存佚，反映了從宦官到文人的藝術傳播與變遷，背後暗藏著從北京到南京、從宮廷到民間、從「北宗」到「南宗」的線索，貫穿身分、場域和畫派流變。

關鍵詞：宦官、文人、黃賜、黃琳、藏畫

*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Email: 402505442@qq.com。

**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Email: panxinghui@sjtu.edu.cn。

一、引言

明憲宗朝司禮太監黃賜(?-1486)收藏甚富，在南京守備任上去世後，由長侄錦衣衛官黃琳(1470-?)繼承，「書畫古玩，冠於東南」，¹士大夫、文人競相觀摩，引起轟動。

宦官與美術史的聯結，可追溯至宋、元時期。除北宋產生過一批畫家外，宦官主要參與宮廷書畫收藏。明代宦官勢力膨脹，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一書在宦官機構組成、權力格局、使職差遣及與有司關係等重要方面頗多創獲。²而管理宮廷畫家和收藏書畫是御用監、司禮監的職能所在，趙晶《明代畫院研究》兼及對御用監、司禮監的討論，³許冰彬《明代御用監考略》則是到目前為止僅有的御用監專門研究論文。⁴

關於黃賜、黃琳，美國學者 Steven D. Owyong 於 1980 年發表 “The formation of the family collection of Huang Tz'u and Huang Lin” (〈黃賜和黃琳家族收藏的源流〉) 一文，首次將他們伯侄合論，⁵指出黃氏家族收藏來源內廷，是南京、蘇州文人及職業畫家得以接觸內府和貴族書畫珍藏的重要渠道，黃琳以此為嫻熟運用的社交工具，得以融入文人、畫家的精英圈子。⁶但其研究止步於揭示皇帝和宦官之間贊助人與被贊助人的關係，且錯誤頗多，如黃賜卒於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公麟(1049-1106)〈賓貢圖〉題跋所謂「賜於明

¹ [明]周暉，《金陵瑣事》(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卷3，〈收藏〉，頁306。

² 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³ 趙晶，《明代畫院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⁴ 許冰彬，〈明代御用監考略〉，《故宮學刊》，1(2015)，頁86-95。

⁵ 可能是翻譯所致，文中黃賜與黃琳的關係被稱作「叔侄」，後來學者徵引，則繼續沿誤。蔡清德則稱黃賜為黃琳的「叔伯」，參蔡清德，〈成化至嘉靖年間金陵地區書畫鑒藏家叢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2008)，頁78。

⁶ Steven D. Owyong 此文原為 1980 年於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舉行關於中國繪畫之工作坊的會議論文，後收入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s*, ed. Chu-tsing Li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111-126。本文引用此文之中譯：Steven D. Owyong 著，石莉譯，〈黃賜和黃琳家族收藏的源流〉，收入李鑄晉編，石莉譯，《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頁97-108。石守謙在〈浙派畫風與貴族品味〉亦論及黃琳在交遊圈中的活躍情況，參石守謙，《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77-224。

孝廟有阿保功」當指黃賜在成化十一年（1475）請立太子之功，而非在孝宗朝繼續活動；在南京與錢能交好、循環展玩書畫的是黃琳而非黃賜；推測黃琳歿後藏品由弟黃珍（生卒不詳）保管，亦無史料支持，等等。

黃氏家族收藏自明代便備受矚目，尤其是二黃所藏王維（692-761）畫作原委一案，祝允明（1461-1527）《懷星堂集》、黃瑜（1426-1497）《雙槐歲鈔》留下兩則結構相似但細節不同的記載，後人著錄，遂混為一談，訛以傳訛。近代學者也含糊其辭，如 Steven D. Owyong 謂是兩事，但發生的年代和地點交代不清；⁷劉九洲、吳斌雖留意到細節差異，卻將錯就錯，認為祝允明於黃琳處所見就是王維〈著色山水圖〉；⁸顏曉軍則牽連祝允明、馮夢禎的記載，誤斷黃琳所藏即後來被董其昌（1555-1636）大加讚賞的〈江山雪霽圖〉；⁹林霄只簡單羅列前人研究，既以祝、黃所載為同一事，又以陳沂（1469-1538）、馮夢禎（1548-1606）、董其昌、汪珂玉（1587-?）等人為附會，進退失據。¹⁰

得益於新藏品及新文獻的發現，圍繞黃琳的研究近年亦有進展。王元軍詳列黃琳鈐有「關內侯印」的七件藏品，得出「關內侯印」為黃琳所鈐的結論。¹¹林霄從新見〈夢遊鶯花洞天記〉發掘祝允明與黃琳的交往事蹟，通過考訂〈一江賦〉為黃氏家族史提供了新知。唯其釋讀多有錯漏，致使一些關鍵信息未獲提取和利用。¹²

以上成果既為認識二黃藏品的重要性做出了貢獻，亦存在明顯的局限。一方面，文獻考據亟待加強，並兼顧政治史、制度史的維度。黃賜的文化權力源於政治權力，源於皇權，只能藉恩蔭弟侄短期延續，凡此源流，實不能草草了之。還原黃琳個人事蹟與社會關係的線索埋藏在豐富的文獻中，對畫史疑案的破解也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必須把握畫史的整體脈絡，準確定

⁷ Steven D. Owyong, 〈黃賜和黃琳家族收藏的源流〉，頁 99。

⁸ 劉九洲、吳斌，《王維〈著色山水圖〉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頁 62-74。

⁹ 顏曉軍，〈董其昌與杭州諸問題考（四）——董其昌杭州交遊與其王維觀念〉，《榮寶齋》，3（2010），頁 278-293。

¹⁰ 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中國書法》，3（2020），頁 196。

¹¹ 王元軍，〈黃琳與其書畫藏品中的「關內侯印」〉，《中國書法》，3（2016），頁 189-191。

¹² 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頁 194-209。

位。明代繪畫從院體和浙派（洪武至弘治年間）、吳派（正德至嘉靖年間）發展到松江派（隆慶至崇禎年間）後，董其昌等提出山水畫「南北宗」論，抑「北」崇「南」，與其倡導的「文人畫」桴鼓相應。在這樣的視域裡，本文立足實證研究，糾謬補缺，考察宦官藏畫經由家族傳承、通過文人圈產生影響的過程，嘗試指出，二黃藏品因緣際會，現身江南，成為貴族的、院體的、注重寫實的繪畫作品最後的大規模展出。

二、收藏

黃賜年少入宮，景泰間入選文華門廡讀書習字，¹³後侍憲宗（成化帝，1447-1487，1464-1487 在位）「於春宮，服勤經籍、文翰之事」，¹⁴憲宗即位，陞任司禮監太監，頗受寵眷。正統之後，司禮監一躍成為十二監之首，職權廣泛，其中就涉及皇室書畫收藏。《酌中志》載：「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於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籍、名畫、冊頁、手卷、筆、墨、硯、綾紗、絹布、紙笥，各有庫貯之，選監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鎖鑰。」¹⁵明代內府書畫收藏豐富，包括接受前代遺存、查抄籍沒書畫以及帝后嬪妃、朝廷官員、宮廷畫家書畫創作幾個部分。司禮監所轄收藏古今書籍、名畫的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為金自汴梁運入燕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¹⁶黃賜作為司禮太監，借職務之便能接觸到大量內廷藏品。且憲宗重視繪畫，成化朝宮廷畫家之多和地位之高史所罕見，湧現了一批如吳偉（1459-1508）、劉俊（生卒不詳，活動於成化至弘治年間）、周全（生卒不詳，活動於天順至成化年間）、殷善（約 1380-？，活動於永樂初年至天順四年）、殷偕（殷善之

¹³ 尹直在《謇齋瑣綴錄》中說：「景泰間，選內侍黃賜等七人於文華門廡讀書習字以備用，欲取翰林二人教之。」參〔明〕鄧世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 65，頁 1288。

¹⁴ 〔明〕彭時，〈東軒清玩序〉（上海：上海博物館藏，墨蹟本，明憲宗成化六年 [1470]），未具頁碼。

¹⁵ 〔明〕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卷 16，〈內府衙門職掌〉，頁 94。

¹⁶ 〔明〕李清著，顧思點校，《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附識中〉，頁 233。

子，生卒不詳，活動於成化至弘治年間）、殷順（殷善之子，生卒不詳，活動於成化年間）等知名畫家。黃賜伴君數年，在迎合憲宗的書畫好尚過程中，自身收藏亦夥。

黃賜鑒藏之地為「東軒」。彭時（1416-1475）曾作〈東軒清玩序〉，¹⁷稱黃賜休閒時遊目適情於「古今圖畫山水、松竹花木禽鳥之間」，顯然藏品非常豐富，並將其收藏行為的意義上陞至「仰輔聖天子仁育萬物」，「顯名當今而流芳於後世」，極盡恭敬吹捧之意。此〈序〉書於成化六年（1470），上有黃賜收藏印，現存於上海博物館。彭時以「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署銜，可見黃賜地位之高。

圖 1 〔明〕彭時〈東軒清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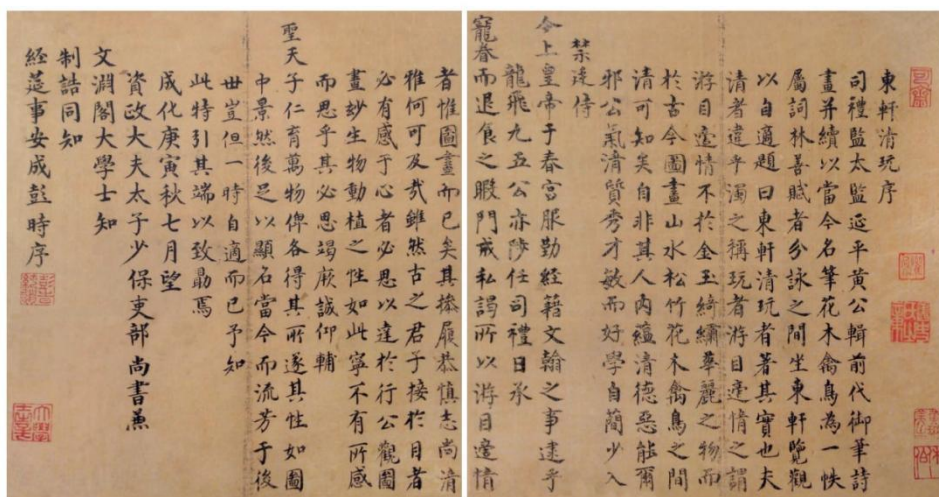


图1 〔明〕彭时《东轩清玩序》。上海博物馆藏

資料來源：翻拍自林霄，〈風流題客——吳偉青樓題材畫與周邊人〉，《中國書畫》，2020：3（2020），頁6。原件現藏上海博物館。

黃賜的眾多藏品中，王維畫作最令人稱奇。而他如何獲得王維畫作一事，流傳版本甚多，源頭是祝允明、黃瑜兩條結構頗為相似但細節又出入極大的記載。祝允明曾在黃琳家看到王維真跡，並將此事記錄在《懷星堂集》內：

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

¹⁷ 〔明〕彭時，〈東軒清玩序〉，未具頁碼。

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歸所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¹⁸

「大內後宰門」即北京地安門，一說玄武門，¹⁹「親軍黃君」為錦衣衛指揮黃琳，「親軍伯父司禮」指其伯父司禮太監黃賜，憲宗閱罷，賜予隨侍的黃賜。另據黃瑜《雙槐歲鈔》：

純皇（憲宗）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振之則中空有聲，蓋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啟視，故棄於此。守閤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為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為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畫送安寧，蘇畫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並以獻。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²⁰

小宦官張本（1367-1475）看守南京西華門，發現兩幅古畫，分送守備太監安寧、黃賜，安寧死後，黃賜攫得，一並獻給了憲宗。是黃賜曾有王維〈傳色山水〉圖，最終上獻以固寵。

二事有相似元素，如均發生在成化年間、都用上漆的容器保管、發現的畫作中均有王維作品、都展現了黃賜的聖寵，但仔細分辨，發生地一為北京、一為南京，發現畫作的數量和王維真跡的歸屬均不同。筆者認為，《懷星堂集》所載黃賜得畫和《雙槐歲鈔》所載黃賜獻畫是兩件事。

成化十三年（1477），黃賜遭汪直（生卒不詳，活動於15世紀）構陷，放逐南京，降為長隨。²¹十八年（1482），汪直倒臺，二十年（1484）九月，憲宗遣黃

¹⁸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卷25，〈跋王右丞畫真跡〉，頁427。

¹⁹ 參李新峰，〈明代北京皇城城門俗稱考略〉，《明清論叢》，19（2020），頁13-15。

²⁰ [明]黃瑜著，魏連科點校，《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9，〈名畫古器〉，頁192。

²¹ 「謫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參[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166，成化十三年五月戊寅條，頁3011。

賜參與道教祭祀事，身分已為南京守備司禮太監。²²二十一年，黃賜在南京去世，黃琳等以家屬乞恩，²³帝念舊情，賜蔭優厚。《懷星堂集》和《雙槐歲鈔》繫時不詳，而結合黃賜生平，得畫應在十三年之前，時在北京，聖眷正隆；獻畫應在十三年之後，時在南京，亟待邀寵。

黃賜得王維畫跡一案引發爭議。首先傳訛的是豐坊（1492-1563）《華氏真賞齋賦注》：「王右丞〈輞川圖〉曾入秘府，弘治間黃休伯叔賜剝古漆墩得之。」²⁴然後是馮夢禎（1548-1606）〈跋王右丞霽雪圖〉：

吳昆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家有一鐵櫃門門，或云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為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²⁵

所跋為王維〈霽雪圖〉，卻與祝允明的記載相牽合，雖說「初未深信」，畢竟有誤導之嫌。汪砢玉先見〈雪霽圖〉臨本，又見真本，將馮說與《雙槐歲鈔》對照，稱：「是二事何相符至此？然〈雪霽圖〉有沈石田跋，或即張本所得而流傳至北，好事者重局秘之，偶入小火手耶？」²⁶受此影響，今人顏曉軍亦指馮夢禎所藏、令董其昌讚歎不已的雪景圖就是祝氏所見者。²⁷劉九洲、吳斌則故意混淆黃賜得畫、獻畫為一事，等都穆所見王維〈著色山水圖〉於黃瑜所記王維〈傳色山水圖〉，歧中生歧，錯上加錯。²⁸

祝允明的一篇題跋之所以被先後附會成王維的〈輞川圖〉、〈霽雪圖〉、〈著色山水圖〉乃至〈傳色山水圖〉，皆因讀者一致認為它「略去了王維作

²²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九月乙酉朔，越二十六日庚戌，皇帝遣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黃賜致祭於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應真君……」，見〔明〕戴冠，《濯纓亭筆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善本室，明嘉靖二十六年華察刻本），卷1，頁16a。

²³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271，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壬寅條，頁4581。

²⁴ 豐坊〈華氏真賞齋賦注〉的內容，參見〔明〕汪砢玉，《畫據》（臺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頁190。

²⁵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30，〈跋王右丞霽雪圖〉，頁440-441。

²⁶ 〔明〕汪砢玉，《珊瑚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5，〈名畫題跋一·王右丞江山雪霽圖〉，頁504。

²⁷ 顏曉軍，〈董其昌與杭州諸問題考（四）〉，頁278-293。

²⁸ 劉九洲、吳斌，《王維〈著色山水圖〉研究》，頁62-74。

品的名字和內容」，²⁹事實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從頭徵引來看：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耶？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³⁰

細繹文義，「邇來聞有一軸」實接「摩詰〈四景山水〉石本」而來，「石本四方，方尺有只」，「只」同下文「奇」，意謂零頭，合起來正與「高尺二寸，長四尺奇」相當，則祝允明於黃琳處所見王維真跡必是絹本〈四景山水〉，即春、夏、秋、冬四季山水。五百年來的迷霧至此一掃而空。

沈周（1427-1509）《客座新聞》載：「山陰司馬公璽，字通伯，成化末為御史董學南畿時為余言：近在南京，見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賜侄錦衣衛指揮琳，二家各出書畫，每五日令執事者舁二櫃至公堂，展玩畢，復循環而來。」「錢並收雲南沐府家物，……王家多內帑物。」³¹「王」應作「黃」，蓋南方話同音致誤。黃賜因貶謫將藏品帶到南京，黃琳憑此在收藏界大放異彩。

卞永譽（1645-1721）《式古堂書畫彙考》記黃琳重金欲購《趙孟頫法書名畫冊》不成，不惜致禍他人，³²可見他也沿襲了乃伯巧取豪奪的作風。

三、家族

宦官通常幼年淨身入宮，相當於被從原家族中剝離出來，只有「從龍」「發跡」後，子弟受到蔭庇，其家族意義始得再現。重建的家族關係是黃賜

²⁹ 這也是 Owyong 未貿然認定該畫為《江山雪霽圖》的原因之一。參 Steven D. Owyong，〈黃賜和黃琳家族收藏的源流〉，頁 99。

³⁰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卷 25，〈跋王右丞畫真跡〉，頁 427。

³¹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卷 5，〈中官武臣門富〉，頁 6a-7a。

³²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6，〈趙文敏法書名畫冊〉，頁 739。

藏品傳承的重要紐帶。

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指出，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墨蹟本〈一江賦〉」比《祝氏集略》所載多出兩千七百餘字，恰是黃琳的家世與生平」。³³是本前有小序，稱：「上騎都尉錦衣使君黃公休伯，平生志業大而有本，客以一江擬之，寓為別號，余辱公知，頗嘗測其涯涘，因為賦以廣之。」³⁴可知《祝氏集略·一江賦》中的「公」就是黃琳。林霄據此補益了對黃氏家族史的認知，唯斷句時而有誤，考證亦多紕漏。

〈一江賦〉上溯黃氏南遷祖至「永嘉之亂」，虛辭溢美，然後點出唐代黃碭（841-895）、³⁵北宋黃履（1030-1101）、元代黃道賢，直到明初黃光祖在福建都司任經歷，居南平——即彭時〈東軒清玩序〉所言「延平黃公」的延平府首縣，是黃琳一支的近祖。

據《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一年（1475）十一月丁巳條，「錦衣衛正千戶黃賓陞指揮僉事，仍與世襲。賓，太監賜弟也」，³⁶結合〈一江賦〉所叙，可推知黃琳即黃賓（?-1481）之子。³⁷至於黃賜、黃賓上輩，僅知黃賜母於成化間去世，有文官前去吊唁。³⁸十三年，黃賜被貶為南京長隨，牽連親友與朋黨，其年六月，黃賓因與江西都指揮使劉江奸私事，罷黜為民，³⁹隨黃賜來到南京。

《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七年（1481）十二月戊辰條載：「旌表烈婦王氏及節婦鄒氏等三人。王氏，南京錦衣衛百戶黃賓妾，賓病，侍奉無間晝夜，賓死，累日不食，欲自盡以殉，屢為家人所救，後竟自縊，旌其門曰貞烈。」⁴⁰然則

³³ 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頁 194-209。

³⁴ [明]祝允明，〈一江賦〉（上海：上海博物館館藏，墨蹟本，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未具頁碼。

³⁵ 林霄僅謂「唐朝時，祖先為國捐軀」，見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頁 196。

³⁶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 147，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丁巳條，頁 2704。

³⁷ 〈一江賦〉敘及黃琳父輩，稱「伯捧天于紫微」，「位司禮之秘監」，指兄黃賜，「仲惟靖庵之顯考」，「給千兵以建官」，指弟黃賓，「靖庵」當係其號，林霄則誤以黃琳父名「黃仲惟」。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頁 196。

³⁸ 「成化間巨璫黃賜喪母，有詞臣衰經持杖而哭焉，以孝子自處，為言官所論。」參[明]戴冠，《濯纓亭筆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善本室，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華察刻本），卷 2，頁 3b。

³⁹ 詳[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 167，成化十三年六月甲辰條，頁 3024-3025。

⁴⁰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 222，成化十七年十二月戊辰條，頁 3831。

黃賓復為錦衣衛百戶，且當卒於本年，與〈一江賦〉稱黃琳「齒甫踰十，遽而啣恤」相合。

黃賓有子四人，依序為黃琳、黃瑛（生卒不詳）、黃璋（生卒不詳）、黃珍（生卒不詳）。⁴¹

黃琳，字美之，號休伯、蘊真，據〈一江賦〉「龍駕庚寅，攝提在申。月弦於天，嶽乃降神。蓂餘七莢，是生偉人」，可知生於成化六年（庚寅，1470）七月二十三日。⁴²「英齡方胤，兩髦其髡，喜傳訓之日受，俄嚴君而徙南，長樂之居，其容潭潭，藏焉修焉，積書滿函，更臯比之良範，橫遺經而肆探。」黃賓把他攜至南京，請師授讀。十二歲時，黃賓去世，由黃賜撫養：「顯顯世父，誨爾話言，惟文武之一道，在孺子其圖焉，法必取上，宣父亦云其何常，教亦多術，璧經宜治而有專。」惜好景不長，「僅越成童，又失伯考」，⁴³時在成化二十一年，黃琳十六歲。

黃賜幼侍憲宗，「捧天於紫微兮，被赤曦之清光」，又保孝宗（弘治帝，1470-1505，1487-1505 在位）有功，「有惕於衷兮，前星在陰。神龍淵潛兮，九水沈沈。孰聞於天兮，千喉一瘡。公激而躍兮，寒波萬尋。不見其身兮，秋霜滿襟。中闈進號兮龍章曉冊，東朝正座兮鶴駕春臨。」⁴⁴故黃琳等在他卒後得到恩蔭，〈一江賦〉用「推恩錄舊，丹闕飛詔，刃出於型，駿馳於道，孰能禦之？瞬發息到」的誇張言辭形容皇恩浩蕩。《明憲宗實錄》清楚記載了相關信息：

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黃琳為指揮同知，與世襲，百戶黃灝副千戶，所鎮撫黃淶、校尉黃潤百戶，黃澤、黃淇所鎮撫，黃澧、黃溶冠帶總旗，黃瑛襲為百戶，俱管事，黃玉等六人充御馬監勇士，琳等以故太

另，《上元縣志》記有「錦衣指揮黃賓之妾，黃卒，氏自刎，家人救之，尋復自縊死。成化時旌。」見〔清〕武念祖修，陳棫纂，〔道光〕《上元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22，〈烈婦〉，頁412。

⁴¹ 黃琳兄弟四人的排序可由字中包含的「伯、仲、叔、季」推知。黃琳號休伯，為長子，黃璋字秉叔，行三，黃珍字懷季，行四，則黃瑛（字不詳）當行二。

⁴² 林霄誤申月為八月，且失考黃琳生日。參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頁207。

⁴³ 〔明〕祝允明，〈一江賦〉，未具頁碼。

⁴⁴ 〔明〕祝允明，〈一江賦〉，未具頁碼。

監黃賜家屬乞恩也。⁴⁵

黃琳以長侄受黃賜撫養，故所襲職位最高，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從三品），黃瑛襲百戶（正六品），「俱管事」；黃灝等水字輩七人當係黃賜認養的義子或家僮。⁴⁶

弘治元年（1488），南京兵部上疏裁撤冗員，黃琳被降為指揮僉事（正四品），不許世襲。⁴⁷〈一江賦〉「既歷三載，績用有成，躬逢一人，光臨大寶。方日倣其庶官，遂風行其渙號。於是群司以冗員聞，執政以遠猷告。上乃時措損益之宜，綜核小大之臣，沙之汰之，瓦礫勿存。……仍汝以先時之初階，錫汝以新朝之殊恩，握爾密章，司我親軍」，即言此事，「初階」指其原為指揮僉事。十年（1497），被劾「淫褻貪縱」，詔命「留辦事」，⁴⁸十五年（1502），祝允明撰〈一江賦〉稱之為「上騎都尉錦衣使君」，上騎都尉乃正四品勳官，可知弘治元年到十五年黃琳一直為正四品的錦衣衛指揮僉事。正德二年（1507）「九月辛酉，南京錦衣衛降級百戶黃琳奏乞復指揮僉事職，上命為正千戶，仍改錦衣衛，見任。琳，已故太監賜侄也。」⁴⁹則弘治十六年（1503）至正德二年間，不知何故降為錦衣衛百戶。

史料所見黃琳最晚事蹟為嘉靖十一年（1532）參加徐霖的七十壽宴，據此至少在世六十三年。妻為沈鍾女。沈鍾（1436-1518），字仲律，天順四年（1460）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⁵⁰黃琳即便有子，也當非復官身了。

⁴⁵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 271，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壬寅條，頁 4581。

⁴⁶ 成化十三年六月條庚戌：「監察御史戴縉言：『一、近年內官多以原籍弟侄及無籍之徒冒稱家人，得授武職，如太監黃賜弟賓雖已究治，其餘類皆習以成風，請敕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之。』」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丙寅條：「陞校尉黃澁為南京錦衣衛所鎮撫。澁，南京守備太監黃賜家僮也。」參[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卷 167，頁 3026-3028；實錄卷 290，頁 4918。黃澁又見[明]李東陽等奉敕撰，《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4，弘治元年五月乙亥條，頁 338。

⁴⁷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明孝宗實錄》，卷 14，弘治元年五月乙亥條，頁 338-339。

⁴⁸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明孝宗實錄》，卷 125，弘治十年五月甲辰條，頁 2226-2227。

⁴⁹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30，正德二年九月辛酉條，頁 761。

⁵⁰ [明]魯鐸，《魯文恪公文集》（合肥：安徽省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1567]方梁刻本），卷 9，〈山東按察司副使沈公墓志銘〉，頁 3a。

黃瑛正德二年從軍立功，陞副千戶（從五品），⁵¹後再無記載。

祝允明曾為黃璋夫婦做〈偕美賦〉：「錦谷笑仙黃璋秉叔，錦衣令公一江之仲氏，其配錦叢坐仙童令人，小字靜娥，大宗伯枕宏先生之令息也。」⁵²言黃璋為黃琳弟，妻子是童軒之女，生母為側室李氏。童軒（1425-1498），字士昂，景泰二年（1451）進士，官至禮部尚書。⁵³黃璋字秉叔，「生以秋仲五日，令人後一月，其日同」，即黃璋生辰為農曆八月初五，童氏為九月初五。夫婦情投意合，「門懸弧悅」，兒女雙全。⁵⁴

黃琳四弟黃珍，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還提及〈忻慕編〉中收錄部分已亡名人傳記，內有「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⁵⁵《二續金陵瑣事》卷下〈忻慕編（十八則）〉僅及黃珍、黃炎杲（不詳）：「琳少弟珍亦以諸公故得名。珍子〔字〕懷季，書學九峰（徐霖，1462-1538），間能亂真，畫花卉有黃筌〔筌〕筆意，為小詩亦可觀。」⁵⁶黃炎杲字用晦，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順天府試，⁵⁷《二續金陵瑣事》卷下「舉人未官」條言「舉人官至尚書者陳公恭一人而已，其未沾一命者甚多。姑自正、嘉以來余所知者紀之」，內有黃炎杲。⁵⁸黃炎杲卒，無子，其嗣遂絕。⁵⁹

⁵¹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卷23，正德二年二月甲午條，頁645。

⁵² [明]祝允明，〈枝山書偕美賦並序·樵李汪氏·鑒藏二十載〉，收入[明]汪珂玉，《珊瑚網》，卷16，頁243。

⁵³ 詳見：[明]倪岳，《青溪漫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3，〈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童公墓志銘〉，頁333。

⁵⁴ [明]祝允明，〈枝山書偕美賦並序·樵李汪氏·鑒藏二十載〉，收入[明]汪珂玉，《珊瑚網》，卷16，頁243。

⁵⁵ [明]顧起元著，譚棟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8，〈忻慕編〉，頁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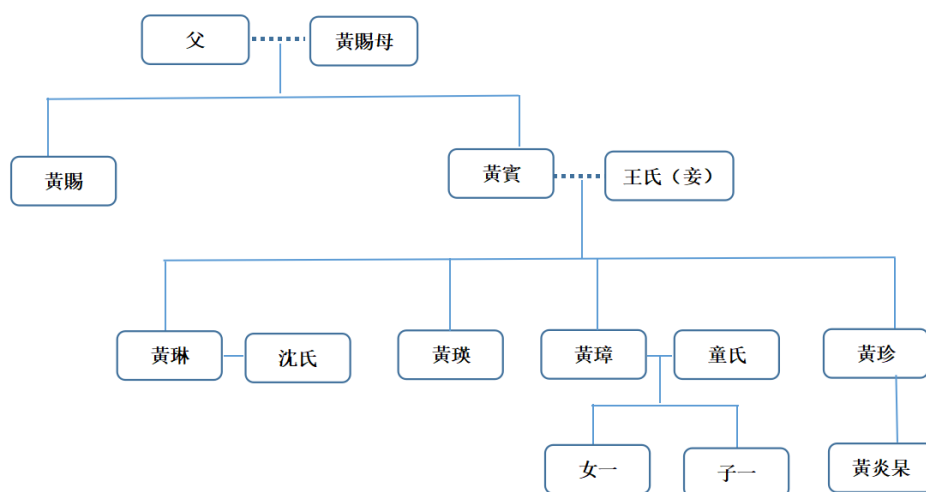
⁵⁶ [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卷下，〈忻慕編（十八則）〉，頁1118。

⁵⁷ [清]陶開堂纂修，[康熙]《上元縣志》（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卷6，〈科貢表〉，頁58b。

⁵⁸ [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下卷，〈舉人未官〉，頁751。

⁵⁹ [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卷下，〈忻慕編（十八則）〉，頁1118。

圖 2 黃氏家族簡譜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一江賦〉（墨蹟本）、《明憲宗實錄》、《明武宗實錄》、〈偕美賦〉、《二續金陵瑣事》等製作。

綜上所述，黃賜以福建閩童貢入內廷，其家族重建只能藉由弟黃賓展開，他既卵翼黃賓，更恩蔭長侄黃琳為南京錦衣衛官，並於死後蔭及次侄黃瑛。但這種情況注定曇花一現，黃琳武職一降再降，黃賜的驚人聚斂也經黃琳之手，迅速散佚。

四、交遊

黃賜貶至南京，鋒芒小挫，不久陞為守備太監，再獲寵任。成化末，年甫十七、八歲的黃琳同錢能鬥富，作為黃賜的實際繼承人，不但延續了與宦官的密切聯繫，還延續了宦官的驕狂做派。此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以真金白銀和古玩字畫為招徠之具，使眾多士大夫、文人成了其收藏品的觀眾，自己成了南京知名賞鑒家。

黃琳結交士人的記載最早見於弘治七年（1494），即上海博物館藏祝允明《臨魏晉唐宋諸家帖冊》的時代。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擅詩文，尤工書法，所臨蔡襄（1012-1067）〈澄心堂紙帖〉和米芾（1051-1107）〈元

日明窗帖》上均有黃琳印鑒，且未見於前人刻帖。⁶⁰兩人相識當不晚於此。

弘治九年（1496），宮廷畫家吳偉為黃琳作〈仿李公麟洗兵圖〉，題款為「弘治丙辰（九年）秋七月，湖湘小仙吳偉為，獻蘊真黃公。」吳偉（1459-1508），字士英，號小仙，以山水、人物畫著稱，曾三度被憲宗、孝宗招致宮中作畫，孝宗賜「畫狀元」印。從宮中放歸後，長居南京秦淮河畔，「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歡，而豪客競集妓餌之。」⁶¹

黃琳的富文堂常常高朋滿座，其中就有並稱「曲壇祭酒」的徐霖和陳鐸：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即令工肄習，既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為勝事。⁶²

陳鐸（?-1507），字大聲，號秋碧、七一居士，邳州睢寧人，正德間世襲南京濟川衛指揮使，倜儻豪爽，工詩畫，通音律。徐霖（1462-1538），字子仁，號九峰道人、快園叟，原籍吳縣，生於松江，徙居南京，少棄諸生，解音律，精書法，黃珍即受教於他。繪事亦佳，曾為黃琳作〈花竹泉石圖卷〉。弘治十三年（1500），快園落成，黃琳「送銀二百兩與子仁造樓。」⁶³

弘治十五年（1502）前後是黃、祝交往的蜜月期。這一年，祝允明為黃琳作〈一江賦〉、〈夢遊鶯花洞天記〉，⁶⁴為黃璋夫婦作〈偕美賦〉。〈夢遊鶯花洞天記〉開頭便點明「壬戌（十五年）之秋，七月既望，暢哉生自蘇臺拏舟涉江……時既暮，因寓宿於故人大金吾一江令公之第」，⁶⁵全文自述入宿黃府午夜後的「夢境」，實則是參加黃氏家宴的全過程。按〈偕美賦〉落款「弘治十五年壬戌八月一日，蘇臺祝允明在秦淮東院寫」，從七月十六到八月初

⁶⁰ 黃朋，《吳門具眼：明代蘇州書畫鑒藏》（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頁169-173。

⁶¹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7，〈吳小仙〉，頁220。

⁶²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6，〈髯仙秋碧聯句〉，頁179-180。

⁶³ [明]周暉，《金陵瑣事》，卷4，〈豪舉〉，頁432-435。

⁶⁴ 林霄認為〈夢遊鶯花洞天記〉便是名動一時的〈煙花洞天賦〉，恐非。參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頁198。

⁶⁵ [明]祝允明，〈夢遊鶯花洞天記〉（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墨蹟本，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未具頁碼。

一，祝應住在黃府。

黃、祝交往的最後記錄在弘治十六年（1503）。一是祝允明與楊循吉（1456-1544）在黃琳家賞畫後題字《趙氏一門法書冊》，祝題「今歸黃令公淮東書院藏之，間以相示」，楊題「在錦衣君清淮堂書」。⁶⁶楊循吉，字君謙，號南峰，吳縣人，擅詞曲，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授禮部主事，以病致仕，此時已鄉居逾十年了。二是祝允明為黃琳藏〈米南宮九帖〉題語「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帖當時已入秘苑。後有元暉跋，今在黃輕車家」云云，⁶⁷黃琳曾職錦衣衛指揮同知，從三品，輕車都尉正是從三品武官的勳官，故稱之「黃輕車」。明人郁逢慶編《書畫題跋記》卷四錄此文，「輕車」作「令君」，末署「弘治癸亥（十六年）吳郡祝允明跋」，⁶⁸蓋原稿如此。此外，祝允明還曾為黃琳畫像，「大軸白描黃金吾像，枝山書傳其上，售者云：像亦枝山筆也。」⁶⁹唯時間不詳。

都穆（1458-1525）與楊循吉同里，字玄敬，號南濠居士，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授工部主事，官至禮部郎中。⁷⁰所著《南濠居士文跋》有這樣一則：

右唐王維畫濟南伏生像，宋秘府物，今藏金陵王〔黃〕休伯家。予官金陵，聞休伯所藏書畫甚富，一日，與顧吏部華玉過之，休伯張燕，予戲謂之曰：「必出書畫乃飲，宋、元姑置，其亦有唐人筆乎？」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維《著色山水》一卷，予不覺驚伏，以為平生之未見也。⁷¹

⁶⁶ 〔元〕趙孟頫，《趙氏一門法書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版本不明）。著錄見於〔清〕吳升，《大觀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8，〈趙孟頫與中峯十一帖〉，頁446。

⁶⁷ 〔明〕祝允明著，孫寶點校，《懷星堂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卷25，〈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頁543。嘉靖本、萬曆本、《四庫全書》本同。

⁶⁸ 〔明〕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米南宮九帖真跡〉，頁649下。

⁶⁹ 〔明〕祝允明，〈枝山書偕美賦並序·攜李汪氏·鑒藏二十載〉，收入〔明〕汪珂玉，《珊瑚網》，卷16，頁243。

⁷⁰ 「循吉家南濠，同里有都穆者，字元敬，弘治己未進士授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乞休，加太僕寺少卿致仕。」見〔清〕尤侗，《明史擬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卷4，〈文苑傳·唐循吉·都穆〉，頁680。

⁷¹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4，〈王維畫伏生像〉，頁109-110。

都穆正德「丙寅（元年，1506）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六年，1511）復官工部」，⁷²回到北京。被稱為「顧吏部」的顧璘（1476-1545），字華玉，號東橋居士，吳縣人，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⁷³正德「巳酉（四年，1509）陞河南開封府知府」，⁷⁴後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寓居南京，工詩文，善書畫，禮賢下士，享有盛名。結合都穆、顧璘同官南京的時間，可推知二人與黃琳交往發生在正德元年至四年間。

此後二十餘年，黃琳交遊事蹟呈空白狀，直到嘉靖十一年徐霖七十壽辰時，「於快園麗藻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⁷⁵

黃琳交遊廣泛，當遠不止上述諸人，而交往對象身份出現「宦官→士人→山人」的變化，與其職官變化約略相應。成化末年是黃琳宦途巔峰，弘治中，降指揮僉事，猶屬平穩，弘、正之交，再降錦衣衛百戶，僅恢復為正千戶，似已不得世襲。從他一蹶不振的情況看，不排除再遭貶奪的可能。

論地域，黃琳的交遊圈以南京人、蘇州人為主，反映了兩地之間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互動，像楊循吉、都穆、祝允明、顧璘均為吳人，或做客，或居官，成名後的吳偉與陳鐸、徐霖則寓居南京。在眾多友人中，他與山人徐霖關係最為持久。

黃琳交遊情況多見於南京地方性著述，如〈忻慕編〉、《客座贅語》、《金陵瑣事》，或畫作題跋中，而士人文集很少相關記載。以祝允明為例，《祝氏集略》刻意削抹黃琳痕跡，不收〈煙花洞天賦〉、〈夢遊鶯花洞天記〉等，〈一江賦〉刊落涉及黃琳的全部內容，若無傳世墨蹟，我們現在都不知「一江令公」是誰。〈米南宮九帖〉跋語雖在《懷星堂集》，但無「弘治癸亥吳郡祝允明跋」署款，親昵的「黃令君」變為疏遠的「黃輕車」。祝允明「前恭後倨」的轉變耐人尋味。祝氏如此，其他士人料無不然。

⁷²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稿本），卷43，〈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銘〉，頁1-2。

⁷³ [明]文徵明，《甫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32，〈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頁265。

⁷⁴ [明]文徵明，《甫田集》，卷32，〈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頁265。

⁷⁵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6，〈髯仙秋碧聯句〉，頁179-180。

五、展出

自成祖遷都北京，南京保留六部等機構，與北京屬次中央與中央的關係，官員往來頻繁，又多勳貴、舊臣養望告老，南京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北京宮廷好尚的延伸之地。黃氏伯侄將源自內府的藏品從北京攜至南京，堪稱明代藝術傳播的大事件。

蔡清德指出，「以黃琳之權勢與作為，其所收書畫金陵一方罕有其匹。現存書畫著錄顯示於歷代書畫留有鑒藏印記最多的金陵收藏家當屬黃琳。」⁷⁶茲梳理現存有二黃鈐印畫作和文獻中提及的黃琳藏畫，⁷⁷製表如下，相信比之黃氏最盛期的收藏，不過窺豹一斑：

表一 實物、文獻可見二黃繪畫藏品

	作品	年代	收藏地	黃賜、黃琳藏印	形制	類型	文獻出處
1	王維〈伏生授經圖〉	唐	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	江南黃琳、休伯之印、黃琳美之	絹本，縱25.4厘米，橫44.7厘米	設色人物畫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2	王維〈著色山水圖〉	唐			絹本	設色山水畫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3	王維〈四景山水軸〉	唐			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	山水畫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
4	邊鸞〈梨花鵲鵲軸〉	唐		黃琳國器書畫	紙本，高一尺九寸，廣	設色花鳥畫	〔清〕陸心源《穰梨館

⁷⁶ 蔡清德，〈成化至嘉靖年間金陵地區書畫鑒藏家叢考〉，頁78。

⁷⁷ 蔡清德曾整理部分現存文獻、著錄所見黃琳鑒藏書畫，但未注意收錄存世藏品。蔡清德，〈十五至十六世紀金陵書法的區域性考察〉（南京：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2008），頁100-101。

				府印、黃琳美之	一尺二寸四分		過眼錄》
5	(傳)陳閔 〈八公圖〉	唐	美國納爾遜艾金斯藝術博物館	司禮太監黃賜圖書	絹本，縱25.2厘米，橫80厘米	設色人物畫	〔明〕吳其貞《書畫記》
6	董源〈夏山圖〉卷	五代	中國上海博物館	黃琳美之朱文印	絹本，縱49.4厘米，橫313.2厘米	水墨淡設色山水畫	
7	蘇軾〈枯木竹石圖〉	北宋	中國上海博物館	黃琳美之	紙本，縱23.9厘米，橫50.9厘米	水墨花鳥畫	
8	文同〈墨竹圖〉	北宋	中國上海博物館	江表黃琳	絹本，縱22.8厘米，橫55厘米	水墨花鳥畫	
9	郭忠恕〈明皇避暑宮殿圖〉	北宋	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	黃琳國器書畫府印	絹本，縱161.5厘米，橫105.6厘米	水墨山水畫	〔明〕張丑《真跡日錄》
10	李公麟〈賓貢圖〉	北宋				白描人物故事畫	〔明〕焦周《焦氏說楮》
11	米友仁〈五洲圖〉	北宋		黃琳美之藏印六方，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	紙本，高三寸，長五尺	淡墨山水畫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
12	〈宋人耆〉	北宋	國立故	江表黃	素絹本，縱	淺設色	〔清〕《石渠

	英會〉		宮博物院	琳等諸印	32.2 厘米， 橫 258.5 厘米	人物故事畫	寶笈》
13	(傳)米芾 〈春山瑞松圖〉	北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	黃琳	素絹本，高一尺九分， 廣一尺三寸六分	著色山水畫	〔清〕《石渠寶笈》
14	李迪〈韓盧圖〉	北宋		江表黃琳、休伯	素絹本，高七寸六分有奇， 廣四尺四寸二分	著色動物畫	〔清〕《石渠寶笈》
15	李嵩〈寒林聚雁圖〉	南宋		黃琳藏印	絹本立軸，長三尺九寸， 闊二尺五寸。	淡設色花鳥畫	〔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
16	陳居中〈行春圖〉	南宋		黃美之印	絹本，方幅，高七寸一分， 闊七寸五分，	設色山水畫	〔清〕安岐《墨緣彙觀錄》
17	李山〈風雪松杉圖〉	金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	江表黃琳、休伯、琳印	絹本，縱 29.7 厘米， 橫 79.2 厘米	山水畫	
18	鄒復雷〈春消息圖卷〉	元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	黃美之氏、黃氏淮東書院圖籍、 琳印、黃琳美之、 江表黃琳、美	紙本，縱 34 厘米， 橫 212.5 厘米	墨筆山水畫	〔清〕安岐《墨緣彙觀錄》

				之、休伯、黃琳私印、關內侯印			
19	趙孟頫〈黃庭換鵝圖卷〉	元				人物故事畫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20	謝伯誠《山水軸》	元		黃琳美之、休伯	紙本，高二尺一寸，寬八寸	淺色山水畫	〔清〕端方《壬寅銷夏錄》
21	柯九思〈墨竹圖卷〉	元	中國上海博物館	黃琳私印、休伯、江表黃琳、殿中司馬	紙本，縱23.4厘米，橫87厘米	水墨花鳥畫	
22	錢選〈後遊赤壁圖軸〉	元		琳印、黃琳美之	紙本，長二尺六寸七分，廣一尺五分	水墨人物故事畫	〔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
23	吳偉〈仿李公麟洗兵圖〉	明	中國廣東省博物館	黃琳美之、休伯、黃美之氏、休伯之印、美之、黃氏淮東書院圖籍、殿中司馬、表功旌烈之家	紙本，縱31厘米，橫597厘米	白描人物畫	
24	徐霖〈花竹〉	明	中國故	美之	紙本，縱	設色花	

	泉石圖卷〉		宮博物院		31.5 厘米， 橫 472.6 厘米	鳥畫	
25	無款〈花鳥軸〉			黃琳國 器書畫 府印		花鳥畫	孔達、王季 遷原編，周 光培重編： 《明清畫家 印鑒·附錄· 美國所見之 畫家及收藏 家印鑒》

資料說明：

1. 表格空白欄說明：「收藏地」欄空白即此藏品未存世；「鑒藏印」欄空白即此藏品無實物存世，且文獻中僅載為二黃收藏，未詳鈐印信息；「文獻出處」欄空白即此藏品有實物留存，但無文獻記載。
2. 「形制」欄，有實物存世者以厘米標注，無實物存世者以文獻記載尺寸標注。
3. 「文獻出處」欄即最早文獻出處。
4. 有佚名《巨幅水墨山水圖》見於孔夫子拍賣網，<http://www.kongfz.cn/45829100>，擷取日期 2021.7.26，拍品編號 45829100，紙本，縱 180 厘米，橫 96 厘米，上鈐「黃氏淮東書院圖籍」。以未經鑒證，暫不列入表內。

二黃藏品多源自內府，《焦氏說梔》稱李公麟〈賓貢圖〉為「黃賜所藏。賜於明孝廟有阿保功，所賞賚多御府物。美之名琳，舉鄉貢，賜猶子也。家有富文堂，收藏之盛，一時罕儔，今皆散軼矣。」⁷⁸這與上引沈周〈中官武臣鬥富〉中藏品來源的記載一致。二黃藏品不乏皇帝賜畫和宮廷畫家作品，如王維〈四景山水軸〉、吳偉〈仿李公麟洗兵圖〉。

在上表中，寫實的人物故事、花鳥動物畫超過半數。如王維〈伏生授經圖〉刻畫伏生虛弱乾癟，氣若遊絲，衣著簡陋，坐於案前講解《尚書》；陳

⁷⁸ [明]焦周，《焦氏說梔》（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6，頁 315a。

閔〈八公圖〉描繪北魏時南平公長孫嵩（358-437）、山陽侯奚斤（369-448）等 8 人肖像，今僅存 6 人，個性鮮明，傳神於目。又如邊鸞（生卒不詳）〈梨花鵲鵲軸〉，據李應禎（1431-1493）題詩，可推斷為春花盛開、鵲鵲雙棲之景；⁷⁹ 李嵩（1166-1243）〈寒林聚雁圖〉「焦墨喬柯，雙鉤密竹，蘆雁俱淡設色」，⁸⁰ 是難得一見的南宋畫院作品。

二黃所藏山水畫則兼有淺絳山水和重彩山水。董其昌題米友仁〈五洲圖〉：「米虎兒居京口，目想楚山遠天長雲與瀟湘絕類，當時有〈瀟湘白雲〉卷、〈海嶽菴圖〉卷與此〈五洲圖〉，並墨戲之烜赫有名者，此卷獨不用本家筆皴染，用吾家北苑法，尤可寶也，本黃美之所藏，收藏、鑒賞為一時最。」⁸¹ 此圖畫風可參同為黃琳收藏的董源（934?-962?）〈夏山圖〉，是淡墨和淺絳山水代表。而陳居中〈行春圖〉則是重彩山水，安岐指出：「此圖山水以水墨兼淡色渲暈，大類潑墨，坡石皴用斧劈法，人物、花樹大設色，高妙而具豔麗，筆法佈景甚為精奇，……題籤謂陳居中，非也，大似元陳惟允筆。余向見惟允〈仙山圖〉，絹本重設色，有雲林（倪瓚）題詩，與此相類，此圖為惟允無疑。」⁸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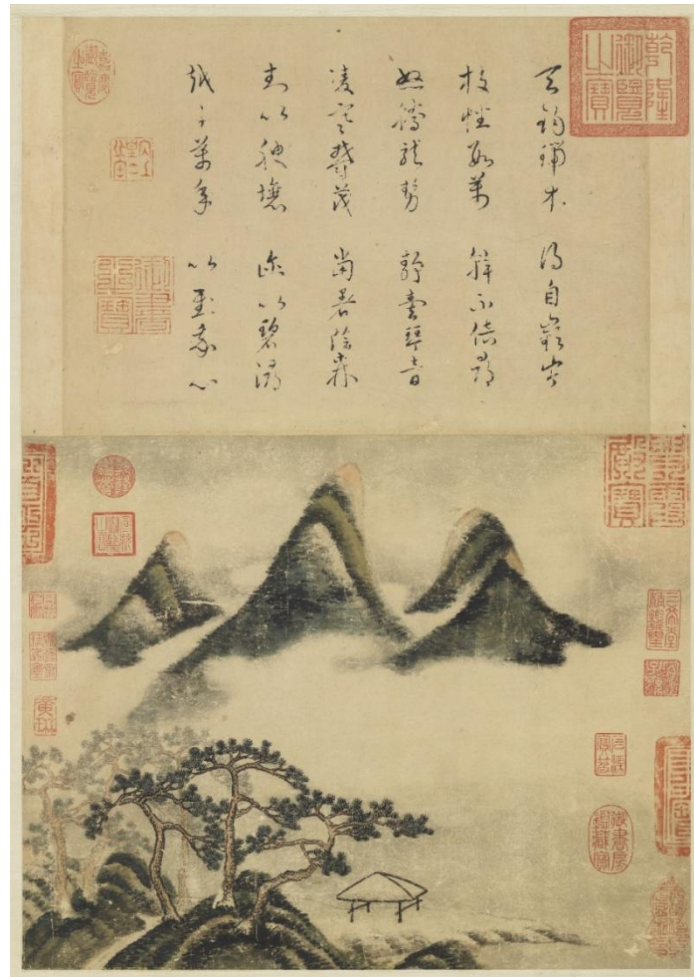
⁷⁹ [明]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卷 1，〈邊鸞梨花鵲鵲軸〉，頁 31。

⁸⁰ [明]高士奇撰，邵彥點校，《江村銷夏錄》（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卷 2，〈李嵩寒林聚雁圖〉，頁 74。

⁸¹ [清]吳升，《大觀錄》，卷 14，〈米元暉五洲煙雨圖卷〉，頁 644。

⁸² [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清粵雅堂叢書本），卷 4，〈名畫下〉，頁 31-32。

圖3〔宋〕（傳）米芾《春山瑞松圖》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專區」：

<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15700&Key=%E6%98%A5%E5%B1%B1%E7%91%9E%E6%9D%BE&pageNo=1>

擷取日期：2022.5.17

綜觀表一中二黃藏品，淺絳山水偏「南宗」風格，重彩山水乃「北宗」傳統，而人物故事、花鳥動物等寫實類畫作富於「院體」色彩。這與黃琳、錢能（生卒不詳，活動於成化年間）「鬥富」體現的宦官收藏好尚相同：

中有王右軍二十七字，王維雪景一大卷，長三四丈。唐人如韓滉題扇、惠崇鬥牛、韓幹馬五卷、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小李、大李

金碧各一卷，董、范等卷，不以為異。蘇漢臣、周防〔昉〕〈對鏡仕女〉，韓滉〈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壺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顧宏〈諫松〉卷〈偃松〉軸，蘇、黃、米、蔡各為卷首者，不可勝數。掛軸若山水名翰，但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之物，前後題品、鈐記且多。⁸³

這裏有兩種「混合」需留意：一是黃、錢藏品混合，對研究者來說，二者無法區分誠為憾事；一是繪畫與書法混合，所謂「晉」「物」當指法書。畫作之中，李思訓（651-718）、李昭道（675-758）的「金碧」屬重彩山水，蘇漢臣（1094-1172）、周昉（生卒不詳）〈對鏡仕女〉、韓滉（723-787）〈班姬題扇〉、李景（?-618）〈高宗瑞應圖〉、閻立本（601-673）〈鎖諫〉卷等均為人物故事畫，惠崇（965-1017）〈鬥牛〉圖、韓幹（706?-783）〈馬〉五卷、黃筌（903-965）〈聚禽〉卷等均為歷史上有名的動物寫生畫。宋代結束了普遍的貴族統治，但寫實傳統在僅存的貴族——帝王家族中世代傳承，在院體畫中得到體現。宦官侍奉帝側，在迎合皇室繪畫品味過程中，形成了偏好貴族式的寫實畫作的收藏觀。

從畫作的年代看，二黃藏品中有相當數量的唐畫，也讓江南士大夫、文人為之側目。除沈周所記者外，至少還有上表前五欄的作品。祝允明以獲見唐畫為「人生大慶快」。⁸⁴都穆拉顧璘上門參觀，開口便索「唐人筆」，黃琳一出手就是兩幅，都穆「不覺驚伏」，「以為平生之未見」。⁸⁵周暉（1546-?）轉述此事，稱在兩幅之外，「又出數軸，皆唐畫也。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生平未見！』」⁸⁶

二黃所藏唐畫中，王維作品的藝術價值尤為突出。這不僅在於王維真跡傳世極罕，更在於日漸成熟的「文人畫」不斷圍繞王維作品進行理論構建。祝允明、都穆、顧璘看到的唐畫正是王維的〈四景山水軸〉、〈伏生授經圖〉和〈著色山水圖〉。都穆特就〈伏生授經圖〉分析道：「古人之坐以兩膝著

⁸³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卷5，〈中官武臣鬥富〉，頁6a-7a。

⁸⁴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卷25，〈跋王右丞畫真跡〉，頁427。

⁸⁵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4，〈王維畫伏生像〉，頁110。

⁸⁶ [明]周暉，《金陵瑣事》，卷3，〈收藏〉，頁306-307。

席，未嘗箕股，而秦、漢之書當用竹簡，今像乃箕股而坐，憑几伸卷，此則予之所未曉。抑予聞維嘗畫雪中之蕉，像母乃類是而不必拘拘於形似者耶？」⁸⁷重視人物故事畫，既以寫實不實為疑，又以不拘形似為解。

圖 4〔唐〕王維《伏生授經圖》



資料來源：翻拍自黃朋，《吳門具眼：明代蘇州書畫鑒藏》（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頁 171。原件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

自成化末迄正德初，黃琳以豐富的藏品引領江南精英人士觀瞻，長達二十年。早時他與錢能「各出書畫，每五日令執事者舁二櫃至公堂，展玩畢，復循環而來」，⁸⁸「南都縉紳多得觀之，以為極盛」，⁸⁹完全是定期更換展品的系列展出。後期，他多假侈靡的家宴舉辦小型書畫展，吸引士夫關注。而種種跡象顯示，黃琳的影響及身而衰，或是藏品逐漸散佚所致。⁹⁰

⁸⁷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 4，〈王維畫伏生像〉，頁 110。

⁸⁸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卷 5，〈中官武臣鬥富〉，頁 6b。

⁸⁹ 〔明〕陳洪謨著，盛冬鈴點校，《治世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下篇卷 2，頁 44。

⁹⁰ 可考者如張丑記郭恕先《避暑宮殿圖》「乃黃琳國器故物而為濟之（王鏊）閣老所購」，見張丑，《真跡日錄》，卷 2，〈王希文出示郭恕先避暑宮殿圖〉，頁 543；王世貞稱「右軍《大熱》、《此月》二帖」、「乃黃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完）」，見〔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30，〈文部·右軍三帖跋〉，頁 170。按：王鏊卒於嘉靖三年（1524），陸完卒於嘉靖五年（1526），陸氏勾結寧王，正德十五年（1520）已事發下獄，則得黃琳

六、餘論

後代對二黃收藏的認知，也與明代畫壇流變有關。黃賜、黃琳生活的年代恰逢明代畫院由盛轉衰，黃琳更見證了浙派盛期和吳派的初期發展。

宣德至正德的近百年間，畫院體制日趨完善，宣宗諸帝均精於書畫，來自南直、浙江、福建等地的職業畫家相繼進入畫院，他們傳承南宋院體，再加以發揮，形成具有明代特色的院體風格，並在成化朝達到高峰。在眾多宮廷畫家中，最突出的是開創浙派的戴進和創立江夏派（「浙派」支派）的吳偉，二人畫風受院體影響較大，與院體傳統同源，故畫史或將他們歸為「院體」。⁹¹嘉靖朝，世宗沉迷道教，對繪畫興趣不大，以往傳奉得官的宮廷畫家被裁革，亦鮮徵召有影響的畫家入院。畫院逐漸喪失中央影響地方的能力，轉由地方反哺。王世貞（1526-1590）有點幸災樂禍地說：「錢塘戴文進生前作畫不能買一飽，是小厄，後百年，吳中聲價漸不敵相城翁（沈周），是大厄。」⁹²提示了時人趣向從浙派向吳派的轉變。他徑將黃琳歸入「好事」者而非「鑒藏」家，⁹³看來不是偶然的。

經何良俊（1506-1573）、王世貞、莫是龍（1539-1587）、詹景鳳（1532-1602）、董其昌等人的推動，晚明松江畫派後來居上，以「南、北宗論」對抗吳派，並發展為「文人畫」運動。王安莉指出：「南北宗論形成於莫是龍時期，但到董其昌時期才開始真正成為文人畫運動中執行趣味篩選的分類法。」⁹⁴可以說，在董其昌等將王維作品片面化和符號化為「南宗畫」、將王維神化為「文人畫」鼻祖以前，二黃藏品曾提供完整得多、真實得多的畫史圖景。

黃賜、黃琳藏品在江南的顯晦、存佚，反映了從宦官到文人的藝術傳播與變遷，背後暗藏着從北京到南京、從宮廷到民間、從「北宗」到「南宗」的線索，貫穿身份、場域和畫派流變，其社會文化史的深意尚待進一步發掘。

藏帖必早于其時。

⁹¹ 單國強、趙晶，《明代宮廷繪畫史》（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454-465。

⁹²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138，〈戴文進山水水平遠〉，頁271。

⁹³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170，〈鑒藏家〉，頁691-692。

⁹⁴ 王安莉，《1537-1610，南北宗論的形成》（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6），頁271。

本文於 2021 年 8 月 1 日收稿；2022 年 4 月 11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黃文信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劉吉等奉敕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費宏等奉敕撰，《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元〕趙孟頫，《趙氏一門法書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版本不詳。
-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2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文徵明，《甫田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2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 〔明〕李清著，顧思點校，《三垣筆記》，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冊 15，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明〕汪珂玉，《珊瑚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1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汪珂玉，《畫據》收入黃賓虹、鄧實編，嚴一萍補輯，《美術叢書》，第一輯冊 6，臺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據舊鈔本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神州國光社版影印。
- 〔明〕周暉，《金陵瑣事》，收入《金陵全書》，冊 1，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據文學古籍社影印本和中央書局文庫本。
- 〔明〕周暉，《續金陵瑣事》，收入《金陵全書》，冊 2，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據文學古籍社影印本和中央書局文庫本。
- 〔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收入《金陵全書》，冊 2，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據文學古籍社影印本和中央書局文庫本。
- 〔明〕祝允明，《祝氏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明〕祝允明著，孫寶點校，《懷星堂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 〔明〕祝允明，〈一江賦〉，上海：上海博物館藏，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墨蹟本。
- 〔明〕祝允明，〈夢遊鶯花洞天遊記〉，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墨蹟本。
- 〔明〕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1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倪岳，《青谿漫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1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張丑，《真跡日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1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陳洪謨著，盛冬鈴點校，《治世餘聞》，《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冊 12，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記錄彙編本影印。
-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冊 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明〕黃瑜著，魏連科點校，《雙槐歲鈔》，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冊 20，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焦周，《焦氏說梔》，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64，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影印。
- 〔明〕彭時，〈東軒清玩序〉，上海：上海博物館藏，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墨蹟本。
- 〔明〕鄧世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明〕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 〔明〕魯鐸，《魯文恪公文集》，合肥：安徽省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1567）方梁刻本。
-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稿本。

- 〔明〕戴冠，《濯纓亭筆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善本室藏，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華察刻本。
- 〔明〕顧起元著，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冊 16，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清光緒三十年（1907）江寧傅春官輯金陵叢刻影印。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尤侗，《明史擬稿》，收入《明史訂補文獻彙編》，冊 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據清刻本影印。
- 〔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粵雅堂叢書本。
- 〔清〕吳升，《大觀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0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1920）武進李氏聖譚慶鉛印本影印。
- 〔清〕吳其貞撰，邵彥點校，《書畫記》，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 〔清〕武念祖修，陳棣纂，〔道光〕《上元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 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清道光四年刻本。
- 〔清〕高士奇撰，邵彥點校，《江村銷夏錄》，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 〔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 13，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清光緒十七年（1891）吳興陸氏刻本。
- 〔清〕陶開堂纂修，〔康熙〕《上元縣志》，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
- 〔清〕端方，《王寅銷夏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中國文物研究所藏，版本不明。

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專區」：

<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15700&Key=%E6%98%A5%E5%B1%B1%E7%91%9E%E6%9D%BE&pageNo=1>，擷取日期：2022.5.17。

二、近人論著

王元軍，〈黃琳與其書畫藏品中的「關內侯印」〉，《中國書法》，3（2016），頁 189-191。

王安莉，《1537-1610，南北宗論的形成》，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6。

孔達、王季遷原編，周光培重編，《明清畫家印鑒》，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石守謙，《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李新峰，〈明代北京皇城城門俗稱考略〉，《明清論叢》，19（2020），頁 5-22。

林霄，〈祝允明與黃琳交遊考〉，《中國書法》，3（2020），頁 194-209。

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許冰彬，〈明代御用監考略〉，《故宮學刊》，1（2015），頁 86-95。

黃朋，《吳門具眼：明代蘇州書畫鑒藏》，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

單國強、趙晶，《明代宮廷繪畫史》，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

趙晶，《明代畫院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蔡清德，〈成化至嘉靖年間金陵地區書畫鑒藏家叢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8：2（2008），頁 75-79。

蔡清德，〈地域性刻帖之發端——《金陵名賢帖》的編刻流傳、特徵與史學意義〉，《藝術百家》，5（2012），頁 177-189。

蔡清德，〈十五至十六世紀金陵書法的區域性考察〉，南京：南京藝術學院博士畢業論文，2008。石守謙，《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劉九洲、吳斌，《王維〈著色山水圖〉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

顏曉軍，〈董其昌與杭州諸問題考（四）——董其昌杭州交遊與其王維觀念〉，《榮寶齋》，3（2010），頁 278-293。

Steven D. Owyong 著，石莉譯，〈黃賜和黃琳家族收藏的源流〉，收入李鑄晉編，石莉譯，《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頁 97-108。

From the Eunuch to the Literati: A Study of the Huang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in Jiangnan

Wang, Yu-chen* Pan, Xing-hui**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mid-Ming dynasty Emperor Xianzong, his eunuch Director of the Directorate of Ceremonial, Huang Ci amassed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fine paintings. After Huang Ci's death in Nanjing, his eldest nephew Huang Lin, an Imperial Bodyguard, inherited these invaluable collections. There were many fine works in this collection, among which Wang Wei's paintings possessed a high artistic value. Huang Lin relied on these invaluable collections to expand his circle of scholar-official and literati contacts. Much of the Huang collec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imperial storehouse, but through a series of circumstances it was displayed in a last large scale exhibition in Jiangnan as an example of the noble "Academy" style (*yuanti*) of realistic depictions. As for the fate of the Huang collection in Jiangnan, its appearance and obscurity, its preservation and loss all reflect the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works in the hands of eunuchs to literati. A study of these circumstances further offers some clues as to how this work moved from Beijing to Nanjing, from the palace to the populace, and from northern to southern schools of painting. This shows the change of identity, region and the school of painting.

Keywords: Eunuch, the Literati, Huang Ci, Huang Lin,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 Post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